

寧鳴而不死，
而默而生。
沈仲復靈馬賦

效忠絕裁
不悔
田

為什麼出刊？
有人這麼問我。
是理想罷
那似乎太崇高了
總覺得自己
像是在一個向來單傳的
古老家族的
一個獨生子
做牛做馬
僅為了一個免於絕子絕孫的恐懼

找個做下去的理由罷
模糊中，憶起了 Robert Browning 詩中的一段：
*I was ever a fighter,
so, one fight more
the last and the best.*